

# 盛木兰：用镇江话讲故事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一个人的说话习惯是无意中形成的，当它呈现出一定地域性和经典性，再加上运气足够好的话才能成为方言发音人。本期介绍一位这样的“天选之子”，她今年80岁，名叫盛木兰。

这个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霸气，据说她出生时，正好老爸从无锡带回一件花木兰泥塑，于是有此芳名。盛木兰1995年退休，不过当时没有完全歇下来，仍在给人帮忙。2003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她到斜桥街一家饭店找人办事，看到一帮老头老太在唱京剧，在大家的鼓励下亮了一下嗓子，票友们都说感觉不错，这给了盛木兰很大信心，便加入了团队，闲暇时经常跟他们一起到河滨公园活动，2005年还组建了木兰京剧票社。

盛木兰唱的是老旦和老生：前者多为陪衬，如《甘露寺》里的吴国太；后者属于反串，如《文昭关》中的伍子

胥。她参加过江苏省京剧票友大奖赛，得了三等奖，当时一上台，评委老师就知道她是反串。后来，盛木兰还上过央视戏曲频道，那时《过把瘾》栏目组搞“乾旦坤生群英汇”选拔，她寄去光盘，最后成功入选。那次北京之行，让她结识了不少京剧名票，对其唱功提升有很大的帮助。

讲到这里，似乎只是票友成长经历，但重头戏马上到了：2010年10月本报刊登了一则“海选”镇江方言发音人的启事。盛木兰抱着参与的态度去了，那天蛮搞笑，她与许金龙正好坐一块，两人并不认识，一问才知道都是“下河头”的，并且楼幢还靠着，彼此聊得很投入。等到一起面试的人快走光了，他俩才进去，不过后来竟双双成为老年女子、老年男子发音人，盛木兰还技高一筹，当天就被评委一锤敲定。

那次征召方言发音人的条件不算苛刻：镇江城区出生和长大，家庭语言环境单纯，能说地道的镇江方言。但具体到个人头上，谁的镇江话讲得最“土”、最“地道”、最“标准”？却是见仁见智的难题，考题似乎又甩给了评委和专家们。现在想来，盛木兰的“原生态”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：其一自身条件过硬，至今她嘴里的

32颗牙一颗未动过手；其二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，她不需要靠“耍嘴皮子”吃饭，因此没有被周遭冗余的方言信息干扰，依旧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品质。

2011年1月，盛木兰接到通知参加方言采集，然而过程颇为坎坷：一开始找的是大市口一家快捷酒店，录制时发现街面太吵，各种嘈杂声音全飘了进来；第二次找到京口闸附近一座宾馆，结果发现日光灯管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；最后只得来到八公洞边上的招待所，果然此地远离尘嚣，如此才安稳下来。没想到后来又出意外，等工作人员回看数据时发现背景布上的汉字写反，只好现改，再重新录制，经过这么一折腾天都蒙蒙亮了，大家整整忙了一宿……

镇江方言学会成立于2017年，盛木兰被推举为会长，这又是一个大家庭。成员们挖掘整理镇江方言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她经常和同伴表演镇江方言脱口秀《夸夸镇江数第一》，并以“说唱镇江”的形式在西津渡都天剧场上演。同年12月，盛木兰受邀参加省电视台大型纪录片《大地珍珠》拍摄，饰演教赛珍珠讲方言的老住户，受到摄制组一致好评。2018年，她又受百度网邀请，带领大家采集镇江方言，这次采集并不限于城区，还请来了东乡、南乡的朋友助阵。

当然，盛木兰对戏曲的钻研远没有结束，去年下半年，她学起了扬剧。如果说成为京剧名票仅仅是起步和热身，那么方言则是她成长的第二阶梯，这两者都带有随机和偶然的成分；但当下转入扬剧的学习，或许是一种必然，因为镇江方言与扬剧有着天然的“血脉”亲情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还能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——即用镇江话讲故事：无论是盛木兰参加中国江苏网方言夸家乡的活动，获得全省第一；还是她近年来频繁接受省市媒体采访，阐述年俗意味或风土人情；抑或其为社区、街道编创表演快板书，反映身边日新月异的新气象，这些都表达了一位老镇江对故土的乡梓情怀和浓浓爱意。

## 应“运”而行

文/翟进

今年暑假一开始，我有幸接到了京口区总工会组织的“职工家庭好书共读”活动的通知。这本书便是入选“2022年度中国好书”的《大运河画传》。江苏是大运河的生长原点，镇江是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名城。身为镇江人，较为系统地阅读运河，这个理由足够充分。

此书的编撰出版还有一个重要背景。这是“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”丛书中的首部，其余三部为《长城画传》《长征画传》《黄河画传》。编撰者想通过“画传”的形式，呈现这些文化标志的独特创造、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。

一条大运河，堪得半部华夏史，2500多年的运河历史、3000多公里的运河风物尽收书中。这是一部“画”“传”相得益彰的“大书”，勾连出磅礴的运河历史线和清晰的文化基因谱。从吴越争霸到隋唐运河，从长安洛阳到东京汴梁，从南粮北运到明清国运，从漕运终结到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，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的涅槃重生……大运河，早已超越了“水上交通干道”的本意，她是一条涉及交通、水利、地理、历史、生态等诸多方面的“长廊”，更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载体。

7月中旬，活动主办方特意组织了好书共读启动仪式。不巧的是，当天我按计划启程北京。在启动仪式图片直播中看到，“坐标”北京的郭守敬纪念馆也为镇江这次读书活动“隔空”发来祝福，转念一想：太巧了，我们这不就来了嘛！

于是，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，我专程来到什刹海拜访郭守敬纪念馆。这位治水能臣开创的永定河、白浮泉引水方案，奠定了北京城市供水格局。由郭守敬规划设计和主持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、通惠河等工程，打通了京杭大运河最后一公里，真正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。如今，郭守敬纪念馆就建在当年京杭大运河北端点码头处。遥想700多年前，此处“千帆竞渡抵大都”的繁荣景象；现今，什刹海成为北京城最大的一片天然水域，眼前荷花满池、市民纳凉的场景，与我们镇江的金山湖夏景毫无二致。

另一次淮安之行也是受到《大运河画传》的指引。书中提到，淮安之于大运河的重要性，犹如心脏之于人的身体。特别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漕运管理机构——总督漕运公署便设在淮安。淮安漕运总督署遗址是2002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，中国漕运博物馆与漕运总督署遗址相整合，向世人完整地展现漕运的古迹和历史。我在中国漕运博物馆内久久驻足，看“漕运与丝路”“漕运与盐路”“漕运与茶路”“漕运与瓷路”的历史渊源，深深体会到运河载动了漕运，漕运亦成就了运河。我还在馆内欣喜地发现，《淮安府图说》竟然就收藏在我们镇江博物馆！

太多的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挖掘提炼。《大运河画传》只是一个引子，如何更好地绵延大运河文化根脉，守正创新，与古为新，从历史走向未来，或许才是掩卷后需要思考的东西。



盛木兰清唱京剧 受访者提供

## 如诗如画浅秋

文/赵怀德

时序进入九月，如诗如画的浅秋缓缓而来。阳光不再炙热，风儿也显温柔，大自然的画笔描画了浅秋浓郁沉静，热烈清新。

我来到金山湖畔。一场场暴雨带走了曾经的姹紫嫣红，法桐的绿叶，还是一片连着一片，浓密成荫。路边一株株紫薇依然开得妩媚娇艳。走上千步廊桥，放眼望去，荷塘里娇嫩的荷花，慢慢收起了夏日的芳华。墨绿色的荷叶还未败落，似宽大的裙摆，铺在水面上。叶子的边缘，泛着浅秋点点雅黄。一朵朵荷花，沉静得宛若低眉浅笑的佳人，乘着温柔的秋风，走过燥热的夏日，走进清新的浅秋。

我来到南山。傍晚，温馨柔和的阳光，映红了天空，洁白的云朵被染成五彩缤纷，有深红、淡紫、深蓝、浅黄，煞是美丽。一株株高高的大树，叶子变成了深绿，挂满了累累硕

果。我来到北固山下，扬子江边。夕阳西下，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仰望辽阔的天空，天公以风为刀，以七彩为色。雕塑出各种造型的巧云，美轮美奂。天工巧夺，变化万千，让人叫绝，让人陶醉。

欣赏秋景，让思绪回到了六十年前的秋天。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黄海之滨的江苏省阜宁中学。到阜宁中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几个一起在阜宁县的同学，住在射阳河畔的一个小旅社里。夜深了，我独自来到河边。月光如水，一轮圆月沉在河底。现在射阳河上有六座大桥，而那时只有一个轮渡码头。轮渡早已停航，寂静得只有蝉噪蛙鸣此起彼伏。虽是浅秋，凉风扑面，我不禁打起寒颤。想起明天我将到一所省属中学开启人生的新篇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第二天，披一身朝阳，我走进了阜宁中学。美丽的校园，一条林阴大道，一条清澈的小河，一排排整齐的教室。在老教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走上讲台，上了教师生涯第一课。时光匆匆，岁月无声。在阜宁中学，我度过了17个年头，也是在浅秋，我回到了故乡，在古运河边的镇江三中任教。犹记当年，双井路法桐枝繁叶茂，偶有片片枯黄的树叶飘落在地。

一年又一年，守着一茶一书，过着寻常烟火日子，不觉便成了耄耋老人。我喜欢如诗如画的浅秋，我喜欢如浅秋一样朴素简静的生活。沉溺在繁华尘世，有太多的叨扰，太多的诱惑，唯有在静下来的时光里，才能守住内心的本真。我愿走在浅秋的路上，让自己沉静成一枚秋叶。